

# 文學雜誌作品集

西洋文學評論

第一冊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文學雜誌作品集

劉守宜主編

西洋文學評論

66·12·0233

文學雜誌作品集

西洋文學評論 第一冊

主編者 劉 守 宜

發行人 王 必 成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五五號

電話：七 〇 六 八 三 七 〇 八

郵 掛：一 〇 〇 五 五 九 號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〇一三〇號

保有版權·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定價：平裝本八五元  
精裝本二二五元

# 目錄

海明威論.....	Robert Penn Warren 著	張愛玲 譯	一
一篇現代小說中象徵技巧的分析.....	——試論 K. A. Porter's "Flowering Judas"	文孫 完	完
論自然主義小說之沒落.....	Philip Rahv 著	齊文瑜 譯	六
自然主義與美國文學.....	Rod W. Horton 著	景新漢 譯	七
藝術的創造性.....	Herbert W. Edwards 著	劉世超 譯	九
小說的前途.....	Vincent Tomas 著	吳魯芹 譯	二七
小說的構築.....	Henry James 著	侯健 譯	二七

一葉落而知天下秋	Ernest J. Simmons 著	一三三
——評俄國巴斯透納克的「席伐谷醫生」	朱南度 譯	
論亨利詹姆士的早期作品	Stephen Spender 著	一四三
朱乃長 譯		
莎岡的興衰	Curtis Cate 著	一六一
王文興 譯		
美國小說中的女人與愛情	Leslie A. Fiedler 著	一七一
朱乃長 譯		
兩次大戰後的美國戰爭小說	Malcolm Cowley 著	一八七
白紹康 譯		
談現代小說	William Van O'Connor 著	二〇二
立青 譯		
神祇的陰影	Arthur Miller 著	二一七
——論美國戲劇	蔡體綱 譯	

# 海明威論

Robert Penn Warren 著  
張 愛 玲 譯

本文作者羅勃·潘·華倫 (Robert Penn Warren) 是美國當代傑出的小說家、詩人、批評家，其作品以長篇小說 *All the King's Men* 最為著名。華倫現為耶魯大學教授。

本文原發表於 *Kenyon Review* 一九四七年冬季號。一九四九年 Scribner's 書店重版發行海明威的「戰地春夢」，將華倫此文置於卷首，作為序文。本文亦收在 M. D. Zabel 所編的「美國文學批評論文集」(Literary Opinion in America, 一九五一年增訂版) 中。譯文曾取得原作者之同意。

## 一

海明威的世界裏，人物往往是兇暴的，情境是暴亂的。例如「太陽照常上升」，實的是一個酗酒淫亂的世界；「戰地春夢」、「戰地鐘聲」、「我們的時代」、舞臺劇「第五縱隊」、與某些短篇小說，寫的是一個混亂的獸性的戰爭的世界；又如「五萬大洋」、「我的老太爺」、「不敗者」、「雪山盟」，寫的是拳師獵人鬪牛士等賣氣力人物的小天地；又如「殺人者」、「賭徒、女尼與無線電」、「有與無」，寫的是一個罪惡的世界。即使偶有一

篇故事，情境不能歸入上列分類，也往往涉及一種極度的冒險，後面隱伏着毀滅的陰影——形體或精神的毀滅，至於他故事裏的典型人物，大抵是硬漢，富有經驗，足以應付所處的冷酷世界，外表上似乎絕不流露情感，絕不敏感的退縮閃避，例如「戰地春夢」中的李納爾狄，或佛萊德立克·亨利；「戰地鐘聲」裏的羅勃·喬登；「有與無」中的哈利·摩根；「雪山盟」中專打野獸的獵人；「不敗者」中年老的鬪牛士；「五萬大洋」中的拳師。那些典型人物，不是老江湖，就是非常年青的人，或是剛剛踏進這兇暴的世界，剛剛學習適應環境的男孩。

我們已經說過，海明威的典型局面背後，永遠潛伏着毀滅的陰影，使他的典型人物面臨着失敗或死亡；但這些人物，在失敗或死亡之中，往往能設法保存了一些什麼東西。在這裏，我們可以發現海明威爲什麼對這種局面，這種人物現特別感覺興趣。他筆下的英雄從不打敗仗，一定要依從他們自己提出的條件才認輸。他們絕不洩漏祕密，絕不賴債，絕不妥協，絕不怯懦。當他們面臨失敗時，他們知道他們所採取的態度本身，就是一種勝利——堅韌地忍耐着痛苦，不動聲色。他們只有在自己所提出的條件之下，才肯認輸，有時甚且自動求取失敗。即使實際上失敗了，他們確是維持着他們本身的一種理想，該怎樣做人的一種原則，這種原則，或許曾由文字表達，或許不可言傳，總之他們曾奉爲立身處世之本。這種原則似乎代表一種規律，一種榮譽，使一個人成爲男子漢大丈夫，與凡人不同，不僅服從他們偶然的衝動，以致於「濫搞」。

表現這種原則的例子多得，在一個個的故事與長篇小說中，我們都可以找得到。這種

原則，有個批評家<sup>①</sup>稱爲「運動員的道義精神」。譬如「太陽照常上升」中的女主角白蕾忒，她放棄了她熱戀着的年青鬥牛士羅邁洛，爲了她知道她會毀滅他的前途。她強自鎮靜，對這篇小說的敘述人新聞記者介克說了一句話，這句話幾乎可以作爲代表一切海明威作品的格言：「你說怪不怪——我打定主意不幹混帳事，心裏倒挺痛快。」

人要經過這種規律的鍛鍊，方始有人性，才能養成一種風度，一種示範的典型。一般說來，都是如此，不僅只適用於上列幾個不相關連的戲劇化的例子，有了原則，混亂的人生至少有一部份才會有意義。戰士的紀律，體育家的風格，運動員的果敢，藝術家的技巧，這一切全都可以多少表現出一點人類社會的秩序，可以獲得一種道德的意義。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出海明威對於戰爭與運動特別着重，這與他對於文字風格的注意不無關係。一個作者，若能達到海明威在「非洲的青山」中所自承努力追求的那種風格，則「其他一切，完全無足輕重。這比他所能做到的任何別的事，都更爲重要。」這比什麼都重要，因爲徹底研究起來，追求文字上的完美，也就是一種道德上的成就。海明威所以欽佩亨利·詹姆斯無疑也是爲了這個原因——同時詹姆斯也是最着重某種道德規律的要點的。（海明威在「非洲的青山」中，說他欽佩專門注重風格的名作家詹姆斯。）

言歸正傳，再說到海明威的世界：那些規律與紀律是重要的，因爲它們能夠予人生以意義，否則他書裏所描寫的那種人生，似乎就沒有存在理由了。換句話說，現代的世界已經沒

<sup>①</sup>作者原註：請參看 Edmund Wilson 著「海明威論」，收在 The Wound and the Bow 論文集內。



有超自然的呵護，那是一個爲上帝所遺棄的世界；這樣一個世界上的人若能明瞭一種理想的意義，他理解的限度全在他是否能明確地認識那種道德的規律，以及是否能努力維持那種規律。他努力企圖明確地認識那種規律，維持那種規律，或許他的嘗試都是有限度的，不完美的；然而那種努力特別流露人性，它可以造成種種悲劇性或可憐憫的人性的故事。對於這一點，海明威的態度，和史蒂文生很相像。史蒂文生在「塵埃與黑影」那篇散文裏說①：

「——處處都有一些美德，有時是人們自己愛惜、保留下來的，有時是人們假意扮演的；處處都有一些思想上行動上的純潔；處處都有人類的無效的善良的標識。……在各種各樣失敗的情形下，沒有希望，得不到援助，得不到感謝，然而仍舊沒沒無聞地戰鬪着；美德是註定了失敗的，然而仍舊掙扎着，在妓院裏或是在絞台上，緊拉着一小片榮譽的破布，他們靈魂裏僅存的一點可憐的珍寶，不肯撒手！他們也許想逃走，然而他們不能夠；這不但是他們的特權與光榮，同時也是他們的悲慘的命運；他們命該具有高貴品質，無法規避……」

海明威的規律較史蒂文生的更爲嚴厲，也許他知道信奉這種規律的人較少，但是他像史蒂文生一樣，能夠在社會的棄兒中找到他典型的英雄與典型的故事；而他也像史蒂文生一樣，感到這事實的動人的諷刺性。但是目前我們認爲他們兩人主要的相同之處是：史蒂文生

①「塵埃與黑影」(Pulvis et umbra) 典出拉丁詩人 Horace：「當我們降入我們祖先所住居的地方，我們就成了塵埃與黑影。」史蒂文生這篇散文主張根據科學的發現，重建道德秩序。

心目中的世界，作爲戲劇的背景，演出的是可悲的向上的志願與艱苦卓絕的忍耐；這世界由他客觀的看起來，乃是一個狂暴的無意義的世界——「我們這旋轉着的島嶼，滿載着弱肉強食的各種生物，比任何叛艦都更是血淋淋的……在太空中溜過。」這個世界並不是海明威所發明的，也不是史蒂文生所發明的。在他們之先，它早已出現於文學中；換句話說，這悽慘的景象，在他們之先，已經開始使人感到煩惱。它也就是丁尼森在「悼亡友」<sup>⑤</sup>中所描繪的世界（他描寫之後又否定了）；在這個世界裏，人類的行爲是「垂死的大自然的泥土與石灰。」它也就是哈代與霍士門所描繪的世界（他們並沒有否定它）；這世界如果冥冥中有主宰，似乎就是盲目的命運，如哈代在他的詩「命運」<sup>⑥</sup>中所說的；再不然，如果有個造物主，這造物主就是一個獸性的壞蛋，如霍士門在他的詩「栗子樹丟下火把」<sup>⑦</sup>中所說的。這也就是左拉、德萊塞、康拉德或福克納的世界。至於這是什麼世界，我們可以用哲學家羅素所創造的名詞，稱它爲「世俗的忙亂，在太空中照來攘往。」它是被上帝遺棄了的世界，「大自然即是一切」的世界。我們知道文藝界從哪裏得到這印象。他們是從十九世紀的科學家

③「悼亡友」(In Memoriam) 是丁尼森的名詩。亡友 Arthur Henry Hallam 早年夭折，丁尼森對於人生的意義，起了懷疑，再三思考，終於重新建立永生的信念。「悼亡友」全詩共百餘首，丁尼森用了十七年的功夫，陸續續續寫成的。文中所謂「否定了它」，即謂丁尼森後來不承認世界是殘暴而無意義的。

④「命運」(Hap)。哈代的悲觀思想是有名的。

⑤「栗子樹丟下火把」(The Chestnut Casts his Flambeau)。霍士門(A. E. Housman)是和哈代同時代悲觀詩人。所謂「栗子樹丟下火把」者，表示五月終了，春盡花落的意思。

那裏得來的。這也就是海明威的世界——中心空空洞洞一無所有的世界。

與這自然主義的世界觀對立的，當然另有一派，相信上帝的智慧與上帝的宗旨的理論，這種主張的根本論據是大自然完美的體系與自然界的法則。他們的理論是：「自然界縝密的秩序顯然是上帝的智慧所佈置的。但是我們如果向海明威指出這事實，說自然界是個井井有條的世界，他的答覆早經寫好，我們可以在他的短篇小說「死者的自然史」裏找到，在那裏，他引用了旅行家孟戈·派克的話。孟戈在一個非洲的沙漠裏裸露着身體，餓着肚子，卻觀察到一朵美麗的小苔花，他便這樣思索着：

「儘管這朵花似乎完全是無關緊要的一件東西；種植灌溉這朵花的造物者，却煞費苦心，使它在這世界偏僻的一隅開得這樣完美，他怎能眼看着這些仿照他的形象造成的生物所處的環境，所受的痛苦，而毫不動心？當然不能夠。諸如此類的思想決不讓我絕望：我站起身來，不顧飢饉與疲乏，向前進行，確信不久就可以得到救濟；果然並不使我失望。」

海明威繼續寫下去：

「照史丹萊主教在『禽鳥通俗史』一書中所說，我們天性中具有某種傾向，易於感到驚奇，也同樣地易於尊崇膜拜。那麼，我們如果研究生物學的任何一支，怎麼能夠不因而加強信心、愛心與希望？這信心、愛心與希望，也就是我們每個人在人生的荒野中旅行所必需攜帶的東西。因此我們應當來研究一下：我們從死人方面能夠得到一些什麼靈感。」

海明威跟着就描寫一個現代戰場的畫面；在那裏，腫脹的腐爛的屍身是最好的例證，證明化學的自然程序；但似乎並不能加強我們的信心、愛心和希望。這畫面就是他的答覆。所謂「自然程序暗示這個世界是有意義的」，這種理論，不駁自倒。

他的短篇小說中有一篇題為「一個清潔的燈光明亮的地方」。我們在這裏可以找到一段最好的描寫，最能代表海明威的狂暴的世界下隱伏着的另一個世界。在這篇小說的前部，我們看到一個老人，深夜坐在西班牙咖啡館裏，兩個侍者在談論他。

「上星期他曾經自殺過，」一個侍者說。

「爲什麼？」

「他覺得絕望。」

「爲什麼絕望？」

「不爲什麼。」

「你怎麼知道不爲什麼？」

「他非常有錢。」

超過了「非常有錢」之外的絕望——換句話說，世間一切幸福之外的絕望：在小說結束的時候，這種絕望的性質表現得比較明晰，侍者之中的一個單獨留在咖啡館裏，捨不得離開那清潔的燈光明亮的地方。

「他關了電燈，繼續與自己談話。當然是因爲這燈光，但是地方也必須乾淨愉快。用不着有音樂。音樂確是用不着。可也不能站着——時間這樣晚，只有酒排間

還開門，但是站在櫃台前喝酒未免有損尊嚴。他怕什麼？並不是怕，也不是畏縮。是一種空虛，他過份熟悉的一種空虛。全然是虛無；人也什麼都不是。不過如此；而只要有燈光就夠了，要有燈光，而地方相當乾淨整潔。有些人在這裏生活着，而並沒有這種感覺，但是他知道一切都虛無，此後也是虛無；虛無之後，還是虛無，我們虛無之中的虛無，你的尊號應當是虛無；你的天國結果是一場空，你意志也落得一場空，在天空中如此，在空虛的大地上亦然。在今日的空虛中，請你賜予我們當日的空虛，請你否定我們的空虛，正如我們否定我們的種種空虛；請你空虛我們，請不要領導我們走入空虛中，而自空虛中救出我們；此後又是空虛。我們向空虛致敬，你充滿了空虛，你什麼都沒有。他微笑着站在一個酒排間櫃台前櫃台上裝着一個亮晶的蒸汽高壓咖啡機器。

『你喝什麼？』酒排間夥計問他。

『什麼都不要。』

最後那老侍者終於準備回家了：

「現在他不再往下想，就預備回去，回到他的房間裏。他預備躺在牀上，等到天亮的時候，終於睡去，他對自己說，歸根究底，也許僅只是失眠症而已。患失眠症的人一定很多。」

而這永不睡眠的人——成天想着死亡、世界無意義，與空虛、空無一物——是海明威作品中頻頻出現的象徵之一。海明威在這個階段裏，是一個宗教性的作者。超過了「非常有

錢」之外的絕望——這絕望使人永遠無法入睡，比失眠症更嚴重；而感到這種絕望的人，他正是渴求宗教信仰的確定性，宗教信仰之賦予人生以意義，而不能在他的世界裏找到這信仰的基礎。

上面曾說過，海明威作品中另一個屢次出現的象徵是狂暴的人。但失眠的人與狂暴的人並非相反的象徵，而是相成的。他們代表同一個問題的不同階段，同一種飢渴，渴求這世界要有意義。兩個人本來只是一個人：失眠是因為正在煩悶地默想着人生的虛無，宇宙的大混亂——「大自然即是一切」；（因為「大自然即是一切」，也就等於道義精神的大混亂；就連自然界勇猛的公牛與獅子及扭角鹿，海明威雖然欽佩他們，他並不將它們看作自覺的自我鍛鍊的生物；它們的毅力之有意義，僅只限於它能象徵人類的毅力。）狂暴是因為他明瞭人生的虛無，因而採取某種適合這種感覺的行動。換句話說，他正在努力，企圖在一個自然主義的世界中發現人性的價值。

我們再往下討論之前，也許有人要問：「爲什麼海明威覺得尋求人性必須牽涉到暴烈的行動？」我們如對這問題作較徹底的答覆，勢必涉及現代文學對於暴烈的行動的整個的偏見。但是我們姑且將眼前的問題研究一下。典型的海明威書中主角是一個感覺到虛無的人，或是正在感覺到虛無的過程中。死亡是最大的虛無。因此不論書中主角得到任何答案，如果它是個正確的答案，那麼即使遇到死亡，這個答案應該也仍舊能夠應用。它必須是即使在鬪牛場上或戰場上也能夠應用，不光是書室或教室裏。事實是：海明威是「反知識份子」的，他極度藐視未經切身考驗而得到的任何答案。他最不討人歡喜的幾節文字裏有這樣的一段——

又是在「死者的自然史」中——把這一點表現得十分清楚。

「我所看到的唯一的自然的死亡，除了失血致死之外（失血過多而死，並不算壞），就只有患西班牙流行感冒症致死。你害了這種病，簡直淹沒在濃液裏，喉嚨都給堵住了。怎樣知道病人已經死了？臨終的時候他雖然具有成人的精力，却變成了個小孩子，將床單作爲尿布，一口氣拉了滿床屎，這最後的一股子黃色大瀑布在他咽了氣以後仍舊不停地湧出來，點點滴滴流着。所以我很想看到一個自命爲人文學家的人怎樣死，因爲我和孟戈·派克之流的孜孜不倦的旅行家大多長壽，也許將來有一天能夠看見一個文藝圈內的人物當真死去，可以觀察他們超逸的下臺姿態。作爲一個自然學家，我在構思中曾經想到這一點：文雅固然再好沒有，但總得有一部分人不雅，否則人類勢必絕種，因爲聽說傳種的姿勢頗不雅觀，極不雅觀，我因而想到這批人也許是『文雅的同居的結晶品』。但是，不管他們是怎樣生出來的，我希望至少能夠看見幾個文士的下場，推想蛆蟲怎樣試嘗他們的清修絕嗣金剛不壞之身；那時候他們那些清奇古拙的小冊子已經消滅得無影無踪，而他們所有的情慾也都已經一本清帳記載在註腳裏。」

因此，除了爲加強戲劇性（暴烈的行動能增加戲劇性），除了因爲這純是作者性格的關係（海明威描寫他自己，不止一次說他念念不忘死亡），他的作品特別適於表現狂暴的行動，因爲死亡是至大的虛無。人們如果從事於劇烈的冒險，勢必戲劇化地面對着虛無幻滅——海明威整個的世界內暗含着的虛無幻滅。

我們現在再回到我們討論的主題。海明威書中主角是尋求人性的價值的，在尋覓過程中就遭遇到這種暴烈的行動。暴烈的行動具有不同的兩面，似乎能夠代表他對於自然界的兩種自相矛盾的感覺。

第一，他有一種感覺，我們姑且稱它爲自覺地沉浸到大自然中。依照這種理論，我們可得到諸如此類的結論：如果在宇宙的中心只有虛無，那麼人生唯一的確定的補償——唯一的現實——就是肉慾的滿足，感覺上的享受。在他的長篇短篇小說中，我們不斷地發現這樣的句子，例如在「非洲的青山」裏：「……喝着這個，當天的第一杯，最好的一杯，看着我們在黑暗中經過的濃密的叢林，感覺到夜間的涼風吹在身上，嗅到非洲的好氣味，我完全覺得快樂。」這一類的句子永遠使人感到興趣的一點是：快樂這樣東西，我們習慣上向來把它與一種複雜的生活情形連繫在一起，涉及道德觀念與成功的觀念等等，而在這裏，快樂等於一套官能上單純的快感，謹慎地由官能辨別滋味，在他這是最重要的，永遠如此。

如此強烈地感覺到那官能的世界，這當然是海明威早期作品的特徵之一，因而他的作品所給我們的強有力的最初印象彷彿格外新鮮澄淨。自然界的景象從來沒有像在他的作品裏表現得那樣鮮明；在文學的這一部門，夠得和他競爭的，在現代作家中恐怕只有福克納，在美國前輩作家中只有梭羅。美國的草原、樹林、湖泊、有鱒魚的溪流，及西班牙的乾爆的鬼斧神工式的山嶺，出現在他筆下，都近在眼前，逼近得令人吃驚，而他並不是靠華麗的描寫造成這親切感。他不但注意風景的外表，那清新的氣息一大部份來自感官的辨別力——涉水後，咕滋咕滋響着的皮鞋裏的水的寒冷；乾鼠尾草強烈的氣味；野戰砲上抹的油的「清潔」



的氣味<sup>⑤</sup>。海明威對於物質的美點的欣賞力與表現力是重要的，但是在這些美點的表現方式中卻暗含着一種奇異的苦痛；物質的世界的美麗是人類的艱難的背景；津津有味地賞鑒這美麗，僅只是對於絕望的一種短暫的補償，在艱難中可能有的苦中作樂。

他對於官能的世界的這種仔細的賞鑒，在醇酒婦人上達到了最高峯。對於他說來，酒是「驅妖除怪的法寶」，抵抗人們心目中的虛無幻滅思想的武器，性慾其實也具有同樣的作用，不過性的吸引力一旦達到了戀愛的程度，那就成了另外一種作用，那時人企圖在戀愛中得到一種意義，而不是企圖忘記這世界毫無意義。說到醇酒婦人，海明威書中主角生成是不鏽鋼的肚子，而在戀愛技術上又像荷馬史詩中的英雄一樣武藝超羣。書中的典型場面是戀愛，再加喝一點酒，而背景是虛無幻滅——世界文明的毀滅，或是戰爭，或是死亡——在所有的長篇小說裏，雖然表現的方式不同，內容都是如此，有許多短篇小說也是這樣。

然而我們應當記住，即使是在飲酒與單純的性慾的這種低級的水準上，人的行為在他書裏仍舊不是糊里糊塗的，所謂浸到大自然中去乃是一種自覺的行動，並不是偶然發生的肉慾的滿足。在「太陽照常上升」裏，從柯恩與介克與白蕾忒的對照中，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出這一點。柯恩不過是感覺享受的世界中一個偶一為之的門外漢，而介克與白蕾忒是研究有素的老才，他們感覺到一切事物中心的虛無，所以他們的放浪具有一種哲學意義，凡是海明威的世界裏「得道的人」，一定將肉慾的滿足提高到一個程度，使它成爲一種信仰，一種紀律。

⑤ 作者原註：Modern Library 版「戰地春夢」Ford Madox Ford 所作序文對於此點頗有發揮。